

俄羅斯母親

胡仲持 達史 赫生 翻譯

文化供應社

俄羅斯母親

俄羅斯母親

不翻印 * 有寄作總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出版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費)

翻譯者

胡仲史 赫生

發行人

萬民一

印刷者

秦記西南印刷廠
桂林張家園

發行所 文化供應社

總公司桂林臨江路
重慶分館處

總發行所桂林桂西路
民權路新生市場四四號

前記

像決堤的河流一樣，德國軍隊湧進了俄羅斯的疆土，殘暴地向前直衝，然而不久卻就逡巡不前了，敗退了，終於逃跑了。他們所遇到的是能夠回擊他們的勁敵，是在作戰的士氣、技能與裝備方面都勝過他們的蘇軍。這造成了煥赫的勝利的蘇軍，不肯退走，人民方面獲得偉大的力量的。蘇聯人民幹麼能夠戰勝無敵的德軍呢？

奧篤斯(Marcel Hindus)在本書解答了這個問題。他的材料不是從握有政權的官場人物方面得來，而是從人民方面得來的。在參觀農場、城市、工廠和蘇聯各地的僻鄉小巷的時候，他搜集了這些材料，用以解釋人民方面鼓舞紅軍作戰的精神力量。從蘇聯青年的無比的勇氣，從蘇聯婦女的堅強的意志，從工人和農民的愛國的熱情，奧篤斯把握到了蘇軍用以擊破納粹的偉大的力量的鎖鑰。

「俄羅斯的母親」把蘇聯的勝利的背景，扼要地報道出來，作者從社會主義世界的外面，走進蘇聯內面去，察看這個被認為不可思議的新奇的世界。他雖然多少帶有美國風的看法，可是儘量避免了傳統的心理影響，看到客觀存在着的種種，恰照他所看到那

樣說出來。光是這一點就足以造成本書很高的價值。因此本書之成為目前美國最風行的書，並不是出于偶然的。

就文藝價值來說，本書也是一部出色的報告文學。作者用詩人的慧眼洞察了蘇聯社會的各方面，又用獨創的風格，逼真地親切地描寫出幾個愛國英雄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來。例如，須拉，麗娜，佐耶米佛，拉第米洛娃，威拉克利洛娃等等人名，在我們看來原是完全是生疏的，可是他們的犧牲和奮鬥的精神，通過了奧篤斯文筆，何等活生生的感動着我們的內心呵！

奧篤斯是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生於俄羅斯，一九〇五年移居美國，入美國籍。他在紐約州的北布陸非爾德過了童年時代。在柯爾蓋特大學畢業的時候，由於成績優異，他獲得了希臘文會（Phi Beta Kappa）的勳章。一九二三年，他第一次回到俄羅斯去旅行。他具有卓越的文藝天才，以雜誌文章和旅行演講著名。他所著的關於蘇聯的幾部書在美國都是十分風行的。「俄羅斯的母親」是一九四三年秋季出版的他的新作。這本書在美國的暢銷，跟威爾基的「天下一家」不相上下。此外他的著作有「連根拔起的人性」「紅麵包」及「希特勒不能征服俄羅斯」等等。

譯者一九四三·十二·二二。

目次

第一章	偉大的事實.....	一
第二章	須拉.....	七
第三章	麗莎.....	一三
第四章	伏爾加母親.....	一四
第五章	對於過去的再發見.....	三二
第六章	恨的麗音.....	三八
第七章	莫斯科.....	四二
第八章	斯太林格勒.....	五〇
第九章	工廠生活.....	五五
第十章	工廠管理.....	六二

第十一章	集體農場.....	七一
第十二章	宗教.....	八〇
第十三章	青年.....	八四
第十四章	文化.....	九〇
第十五章	俄羅斯的婦女們.....	九三
第十六章	威拉・克利洛娃隊長.....	九七
第十七章	「新秩序」.....	一二三
第十八章	俄羅斯的探訪.....	一二六
後記		一二〇

第一章 偉大的事實

俄羅斯是偉大的事實，大約也可以說，是我們這一時代最偉大的事實罷。且把政治呀，偏見呀，憤怒呀撇開了，試問假如沒有千萬百萬的俄羅斯軍隊對第三帝國作戰，歐洲被侵略被蹂躪的各民族會有什麼解放的希望麼？俄羅斯是因為受了攻擊，因為不得不戰，因為不戰等於迎接屈辱和滅亡，所以作戰的，這一點無關重要。德軍在初期的歷次攻勢中間佔領了俄羅斯廣大的領土，使俄羅斯的工業，俄羅斯的農業，俄羅斯的驕傲蒙受了有力的打擊，這一點也無關重要。俄羅斯只是戰鬥着，戰鬥着，她摧毀着德國的軍隊，德國的裝備。她使希特勒不能自稱歐洲的征服者，不能就她所打敗的那些民族和國家，作最後的處置。

蘇維埃俄羅斯和盎格羅撒克遜世界彼此有着許多怨恨。在近二十五年中間，他們時常尖刻地拌着嘴。他們之間沒有友誼，只有敵意。這一方面的信仰和作風本來是，也許還是那一方面的痛苦和災害。就是在共同受着難，共同進行着對公敵的決死戰的今日，

把英語國家跟俄羅斯之間那一條社會的、觀念形態的鴻溝，估計得太低也是無益的。在未來——恐怕比在近年的蘇聯和往昔的帝俄還厲害些——新舊的怨恨，也許燃燒起來成為新鮮的矛盾。在歷史上，正同在私生活上一樣，人只希望着最好的東西，但也不應當對於這種希望的貫徹太過於樂觀。可是，俄羅斯和英語世界會遭受到的悲劇，最大也不過是他們的政治家無力把那些使他們分開的差別點組合起來，求出一個共同的公式和一個共同的政策——並不是在內部的體制和行政方面（這是現在想不出來的），卻是在外部的或是國際的協作方面——這終究是無須解釋的真理。

生疏而隔離，遙遠而莫測高深的俄羅斯，猶如中國一樣，在較進步的，工業發展較高的各國的人們心裏，是用大眾呀大眾呀這種意念來推想的——譬如說，大眾地進世界來，大眾地忍受着瘟疫，飢荒、水災、大眾地死去，大眾地作戰被殺等等。

可是如果俄羅斯是我們這一時代的偉大的事實，意外地強有力的事實，那麼，個別的土地的英雄精神就是這一事實的組成的顯著的部分了。這好像是樹上的液汁。要是沒有液汁，樹就死了。要是沒有個別的俄羅斯士兵的活力，俄羅斯就要被踐踏得滅亡了。今日的德國是俄羅斯所知道的不但最殘酷而且最可怕的敵人。她竭力壓抑着戕滅着俄羅

斯的平民和軍隊，對待前者氣勢的兇狠不比對待後者差些。

在俄羅斯軍隊幾次三番所面對那樣的戰敗和災難的時代，要對德國防軍那樣的軍隊作戰，需要着無限的膽量和自信。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俄羅斯士兵全都到達了英雄的高度。當然囉，並不。軍隊里是有些那些給坦克的狂吼呀，德軍叫囂的聲浪呀，嚇得逃跑的人們的。報紙上責罵那些人們的論文又激烈，又尖刻。遇到了強盛的德國空軍，便畏怯後退的將軍們是有幾個的。一九四二年夏季，羅斯托夫俄軍的撤退，正如一個俄羅斯人自己私下所說，是「醜聞和恥辱」。紅軍機關報「紅星報」，對於負有那一件代價很高而損失慘重的錯誤行為的責任的將軍們並不顧惜，俄羅斯人無情地暴露着他們的軍事缺點，指摘着他們的戰略錯誤的時機，猶如他們自從蘇維埃政制建立以來，對於他們所坦承的任何事情的態度一樣。

在成百萬人的軍隊里找得出顫弱的心來，正同在無論開墾得怎麼好的田野上找得出樹林來一樣是十分自然的事。

但是個別士兵的英勇戰蹟卻好像黑夜的星星一樣，那麼常見，那麼驚人，它們簡直屢次地照耀着戰爭投射在俄羅斯上面的陰沉的天空。

這地方是奧斯陸省基拉伏夫塔的一個鄉村，聽到城牆上響砲聲，收穫是出已的；麥穗上長滿着麥粒，質量肥滿的麥粒。從黎明到天黑，田野上農人們收集着寶貴的麥粒。大砲和炸彈都阻止不住他們；甚至孩子們也繼續工作着。當德國飛機出現天空的時候，他們躲過了；過後頭上壓托的嗡嗡聲不再聽得到；他們再出來，揮動他們的鐮刀，捆縛他們的麥束。

晴明的一天，一架德國飛機把傳單拋落到田野上——德軍高級指揮部禁止農民收割莊稼的命令。農民沒有顧到那個命令。第二天，一架「福克武爾夫」——農民叫它「拐杖」——飛到田野的上空，開放機關槍。不一會，起了砲隊和迫擊砲隊的吼響，砲彈和機雷在麥束和麥堆上面尖利地叫發。農人們躲避了。一架俄羅斯戰鬥機——農人們親熱地叫着「小鷹」（YASTREBOK）的——飛到天空，把「拐杖」趕跑。一隊俄羅斯飛機立即使德國砲隊和迫擊砲隊沉默了。

當夜到臨的時候，人民回去收割。他們在星光下工作着。老頭子們，老太婆們，小孩們——全在田野上了。附近的軍營里的士兵幫助着。鐮刀在手里，槍在他們的皮帶里，他們在女收割人的前頭，開着一條路。如果傘兵來了，他們首先去打他們。

手里拿着剪刀的小孩們跟着收割人走。他們把鐮刀滑過了麥桿剪下來。從老遠的比利亞的波爾沙耶·散格村來的班長，名叫沙爾武什金的，同着小孩們工作。他的右臂丟了——斷了。但他的左臂却是好好的。左手握着一把剪刀的他也剪着直立的裸麥的莖幹。一枝莖幹也沒有漏掉。大家工作得很快，因為沒有德國飛機在上面飛着的緣故，他們快活得一面工作一面唱歌——並不響亮，卻帶着十分慣熟的情味。

早上，「拐杖」再出現了。但是麥稼也早已收割好了。

當人民從耳朵聽到從報上讀到慕拉伏夫斯基樣的村子的名兒的時候，他們的血氣湧了，他們的信心飛揚了，他們的臉上顯出了驕傲，他們便在心里叫道：「我們要勝利了！我們要勝利了！」這可是空虛的叫喊麼？

由於蘇聯兒童——男女中學生——的可驚的英雄精神，這些話他們叫得愈加興頭了。那些兒童寫着這次戰爭中間最動人的篇章。俄羅斯的歷史上這樣的事是從來沒有的。這是誰也料想不到事，誰也計算不到的事。他們只不過是上着學校里預定的學習課程的少男少女。除非在他們的自己家里，在他們自己的朋友中間，在他們的學級中間，誰也沒有認識他們。他們的名姓是新的——同他們的事蹟一樣新。他們惹得大眾帶着悲哀

和希望哭了。他們激發了俄羅斯人及其他聽到他們的事蹟的人們的想像，在最近的時代，比誰都顯得驚人。他們是這一國家的戰時英雄。

爲了這個理由，我在這兒講着這些少年們中間最出名的兩個的故事——一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

第二章 須拉

清秀的闊臉；聳出的耳朵；圓下巴；從高高的便帽底下聳露著的闊額；拖到耳朵上面的頭髮；罩有平直的濃眉毛的一雙英明和善的大眼睛；堅定的嘴巴；在富於筋肉的項頸上埋沒了的喉節的曲線；殷切的快活的表情，好像回味着什麼事的一個人所流露的；自信的神氣；正像對於自身對於世界都沒有煩惱的一種人所具有的那樣心平氣和的姿態。須拉·契卡林，一名亞歷山大內肖像就如此。他是德國兵所絞死的十六歲的中學生，他又是俄羅斯偉大的戰時英雄之一。

他生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七日。他的本村周圍全是濃密的森林，富於各種野生的動物。那些森林都是他的父親那樣的獵人們的天國；在他看來，也是無窮的快樂和驚險的源泉。他愛着森林，愛着森林里的野生活，他常常陪伴了他的父親去打獵。

當戰爭到來的時候，軍隊不肯收他——年紀太小的他。後來，德軍向東推進，愈來愈深入，愈來愈近鄉土了，那個村子里組織了義勇軍一隊，須拉便加入了。他的氣力和

敏捷，他對於鎗術和馬術均熟練，他的忠實和胆量使隊長建立了深刻的印象，這才叫他做地方巡查隊的一員。

德軍用了意外的速度氣勢，洶洶地向前推進，契卡林一家人當時住在列文，德軍危急地逼近了。人民愈來愈擔憂，但須拉却愈來愈有決心。他準備着不管多麼凶險的真正的戰鬥。有一天，他對他的母親說道：

「媽，請你把我的冬衣打起包來。我多半是要在外邊過冬呢。」

母親的心沉重了。她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須拉參加遊擊隊了。

須拉的生涯上最重要最興奮的時期這才開始。他準備着担负任何的任務，進行任何的冒險。作着遊擊隊里最年青的一員的他證明是出色的斥候兵。他能夠徒步，或是騎了馬，到任何地方去。他能夠鑽到任何沼澤地帶，任何森林地方，決不至于感着迷路。幾次三番，他一個子遠走到德軍所控制的地域，把那些關於敵人的實力，他們地理上的配置，他們的裝備，以及他們對待平民的行爲等等價值無限的情報帶了回來。

他有過許多次驚險的逃命。有一次，當他同着一個斥候小隊出去的時候，他發覺自己跟同伴們隔絕了。幾個德國兵簡直已經圍住了他。生和死攔在天秤上，估計錯誤一點

，或是走錯一步，大事就完結了。步鎗沒有用處。只有手榴彈能夠救他的命。要是德國兵想得同他一樣快，他們原也會把他炸成碎片的。他們決定把他活捉起來，要從他那兒獲得關於他的同伴們的情報。最寶貴最有決定性的幾分鐘，他們讓它溜過了，須拉便只好兒利用了一番。他接連投擲了幾顆手榴彈，逃到安全的地帶。

這樣，須拉過着積極的勇敢的遊擊隊員的生活。他不大想到休息，全不想到安適。對於兩者，他都沒有關心過。他年青，健康，一心要立功，要冒險。但是經常的冒寒和受潮和經常的工作過度，却使他削弱了體力，他害病了。他躺在壕溝里的柴枝上，希望他的發燒和病痛減退。森林里沒有醫生沒有藥房。遊擊隊女隊員之一知道怎樣包紮傷口和怎樣止血——但是對於內部的病痛却全不知道。須拉的病重起來。他的體溫上升，上升，他的痛苦加緊。他需要着即刻的照顧。尤其是需要着可以休息一番的乾燥溫暖的地方，他只得回到文明社會。

便裝的須拉到了他的故鄉，那地方現在完全變樣了。德國兵到處都是：在學校，在鎮公所，在街上，在民家。須拉悄悄地摸到了他的親戚們的家里。當他們看見了他的時候，他們吃驚了。他們知道，要是德國兵查明了他在村子里出現，那就不得了。但他們

却都是勇敢的人們，他們把他扶到房子里最暖熱的地方——磚灶的頂上。他們把食物給他吃，安慰他，叫他確信自己安全，無須害怕村子里什麼人。須拉睡熟了，但他還是慣習於突然的危險和可能的襲擊的遊擊隊員，他把手榴彈經常放在身邊。

須拉到了村子上，到了他們家裏這件事，他的親戚無論怎樣的竭力設法，還是阻止住德國偵探的察覺。他那可怕的遊擊隊的名聲早就傳到了德國偵探的耳朵，於是深夜時候，全身武裝的德國兵十二名擁到那房子。須拉醒了。他的神志是清楚的。他覺到自己落了網。但他先前在森林里，在大路上，在村街上，已經落過了網，是用戰鬥和計巧奪路到安全地帶的。他要再試一下，正同森林里什麼動物被攔住了去路，不得不試一試自救的辦法一樣，他不得不試一試了。如果他非死不可，那麼就該叫那些來拿他性命的人們也送命。一顆手榴彈是在他身邊，恰正爲着他所面對的急難。他提起它來，向他敵人們擲去。但沒有爆炸。這是廢彈！這橫在地板上，死沈沈的不中用。

德國兵抓住了須拉，便把他帶走。

他顯得那麼年青而且有病，他們以爲他會把他們最希望知道的事情告訴他們——他的遊擊分隊在什麼地方，其中有幾多人，他們是誰；但是須拉的身體儘管發燒，他的神